

尘世遗珠：天宝古村

文/江琴浪

宜丰天宝古村是尘世遗落一颗的明珠，“躲”在山林竹海之中，隐于喧嚣岁月之外，把诗与远方换作一片树叶、一株山花，装点青涩的流年。

我常常想，一个未曾见过天宝古村的人并非是不懂“曾经”的人，他（她）或许听不见原乡的呐喊，也不喜欢附和陶渊明先生“采菊东篱下”，偏安一隅，守着一棵古树，一幢老屋，看日暮晨昏，四季更迭。

我亦不止一次地造访天宝古村。曾经看过她秋风起叶满地的惊艳，聆听过她雨雪霏霏时节千年柿树清冷的“浅唱”，也曾经用目光描摹春日铺满古村池塘的粼粼波光……现在，已然执着看一看盛夏的天宝古村，于我是一枚鲜艳的邮戳，穿越时空而来，将亘古不变的“乡愁”换成一幢幢雕楼画栋的古民居，一棵棵年轮清晰的古树，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青石巷。

夏日的风，掠过青色的瓦。或许是这个季节人们外出，又或许搬到别处的缘故，听不见孩子们的打闹声和年轻人的欢笑声，盛夏的古村似乎显得无比冷清寂寥。白云在蓝天下游弋，天宝古村中成群的泥燕叽叽喳喳地欢叫着，娇小玲珑的身影时而停留在屋檐下，时而在田野上飞奔，俨然成了古村的半个主人。昭公祠、刘氏宗祠门楼、益新公祠、五芳翁祠、进士第、恭礼公祠……寂寞的天宝古村赣派古建筑群中，“藏”着墨庄刘氏的往事，猜村子里的某幢老屋里一定珍藏万卷藏书，有人端坐桌前挥毫泼墨，让慕名而来的人们放缓了脚步。

盛夏的天宝古村，树荫下的老屋愈发沧桑。多年前，我曾造访过这散发浓郁“乡愁”气息的古村。那是在秋末冬初之际，有个天宝姑娘告诉我“万载的花炮浏阳的伞，天宝的女子不用拣”。那时，姑娘与我肩并肩地站在古村民居的屋檐下，只见她胸前挂着两根又粗又长的麻花辫，身穿一袭天青色的长裙，青眉如黛，肌肤似雪，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。她带着我在古村的青石巷中漫步，轻声细语地给我讲述“进士巷”等巷子的由来，偶尔轻柔地侧过头来看我一眼，似乎是在等我提问。方向感素来不强的我，只是微微点一点头，以示她继续讲下去。

天宝古村的女子个个神韵之中自带书卷之气、青墨之香，宛若空谷幽兰，又似篱外瘦菊。这是我所知道的别的村庄、别的地方无法比拟的。

这一次，我轻轻地走过古村的青石板，没有刻意寻找当年的姑娘，更没有打扰门前埋头苦读的身影，目光掠过一幢幢饱经风霜的老房子，漫不经心地路过那被井绳磨出了钝角的古井。低头往古井看去，只见蓝天倒映于深邃的水井中，还有我略显沉默的倒影。

造访天宝古村多次，其实鲜少遇见天宝女子，更不用说冥想中撑着油纸伞从天宝古村四十三条巷子走出来的姑娘。古村犹在，我曾经期待逢着的天宝姑娘，或许已经羞涩地躲进古村里的闺阁之中，不愿再见我这远道而来的过客；或许她已去了远方追梦；又或许，她已在远方有了家，古村已是她的原乡。

清风吹过“会说话”的窗棂，金榜题名也好，衣锦还乡也罢，贤仕名流也好，商贾巨富也罢，天宝古村的“往事”，都藏在了祠堂里，藏在了一幢幢精雕细琢的老房子里。“天宝古村为江右民系聚居的古村，保存有明清房屋170多栋，古石板路7375米，古巷43条，长1490米古城墙一座，还有遍布村落的古井36眼。天宝古村自天宝刘氏开基以来，进士22名，留存皇家赐匾25块。天宝村古建筑群属赣派建筑风格，建筑规模达80万平方米。”这简短的几行字，又岂能让人们读懂一座村庄的过往。

“古村原有3街6市、6座城门、13第宅、48条巷、48口井，四周设内外八景。曾以东西南北门，前后两条街、48条巷、48口井，四周竹城墙，四季马蹄香”而饮誉江南，古有“小南京”的美誉。现在所能见的，愈发地减少。而这种减少，总是在不经意间，或者是不知不觉间。恰似青葱岁月，少不更事时肆意挥霍时间，待到鬓角染霜时，才悔当初不知珍惜，甚至无法知道究竟何时失去了什么。只是回头再看时，已然不知少了什么，又还有什么可以失去。

明清建筑分宗祠、亭阁、画锦堂、观音堂、官厅、民居、石碑坊、宝塔、庵观寺庙等十大类。规划布局强调“依山造屋、傍水结林”坐北朝南”的风水理念，建筑风格外观为风火山墙翻天井式，内为木结构，分穿斗式、抬梁式，也有穿斗与抬梁相结合风格式建筑。屋顶有硬山顶和歇山顶。建筑风格独特、典致高雅，有木雕、石刻石雕、砖雕，各式花阁门、花窗、门楼、石墩等雕刻技艺高超。其实，访天宝古村，不知其渊源，是难以完整地读懂她，甚至看到她的全貌。

“书香门第”如何？文脉赓续”若何？没有什么比文化与精神的传承更宝贵，没有什么比“乡愁”更令人刻骨铭心！天宝古村的刘氏宗祠、昭公祠、进士第、兄弟义士、培根学校……册立门、柱础上的万字花纹；古民居的壁雕、门雕、石雕、镂空木雕、牌匾题字，这被文化浸染了近千年的古村，有着不染尘埃的独特气质，远离世间喧嚣，如青莲不媚不妖，偏安一域，静看人间繁华。

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可以安放“此心”，必然属于天宝古村。明暗交错的沟渠，干净整洁的巷道，连同那被岁月风化了墙，一层厚厚的白灰，手指轻碰，散落一地；高墙上不见青藤野草的踪迹，菜园子里尽是浓淡不均的青色，院墙边高大的树上挂满青涩的果。“这是梨？”苹果吧？”一群青年站在一户老宅门口争论着。“柿子！”宅子里走出一位约60岁左右、个子中等、略显清瘦的老人，中气十足地说道。他没有嘲笑年轻人的“无知”，反而满是善意地解释，随后转身又走进了宅子里。

一棵千年柿树，以一种倔强的姿势屹立在古村之中，没有树心，没有树顶，只有粗壮的躯干，浓密的枝叶遮掩它曾被雷劈火烧的浩劫和伤口。曾经，我在冬天看过它枯败的模样，树根部残留漆黑的烧痕，谁也

不知道它千年来经历过多少磨难。人们只记得最近的一次，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破“四旧”时，被人往空了的树心里放了一把火，烧了大约一整天。那年冬天，人们以为它死了，谁料它在来年春天又发出了新芽，此后，就被称之为“千年柿树”。不善言语的它，以勃勃生机来对抗种种伤害，以顽强不息的生命力接受岁月洗礼，只要一息尚存，只要还有根须扎进泥土，它就如英雄般守护着天宝古村。柿树也罢，神树也罢，不过是一个名字罢了。经历千年岁月的积淀，它早已看淡了世态炎凉，积极向上，勇敢直面人生，或许这才是千年柿树想要说的“心里话”。

时间匆匆，岁月匆匆。从天宝古村的巷子深处走出来后，未曾想到居然还能遇见老友！老友笑声爽朗地说道：“没想到在宜丰天宝遇见你！”当年，老友与我同在一城，而今，各居一地，已然成为新常态。我笑了笑，问了一声好。其实，人与人之间往往如此，不联系，不代表不挂念。有些人就如我之于天宝古村是个过客，分别的时候干干净净，所有的情绪遮掩得严严实实，遇见的时候，一声“好久不见”似乎又无任何隔阂与嫌隙，温暖如昔，热情如昨。转身，天宝古村在朦朦胧胧的山中，我从老友目光尽处走远，人生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前行。

离开天宝古村时，烈日正当空。轻轻地一挥手，山风拂面过，云在天上走。天宝古村，再见！

